

N.

痞子鳄长篇小說文庫

十夜談

荆歌 著

十夜談

TEN NIGHTS'
STORIE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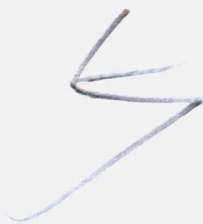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第十夜

荆歌 著

十夜谈

TEN NIGHTS' STORIES



2002/6

786412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夜谈/荆歌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 - 5399 - 2005 - X

I . 十... II . 荆...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7647 号

- 书 名** 十夜谈
作 者 荆 歌
责任编辑 黄小初
责任校对 王怀远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7 万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99 - 2005 - X/I·1891
定 价 1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引子

我终于离开原单位，成了一名自由作家。从年初开始，我就再不用像以前那样每天按部就班地去单位了。那真是一种牢狱般的生活！应该说，能够自由自在地呆在家里，看看书，写写东西，一直都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但是，因为那点工资，因为公费医疗和一点儿福利，我始终都没能下定辞职的决心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只得傻逼一样坐在单位里，心里纵使有无数好的念头，却没有时间把它们写下来，那种痛苦，折磨得我几次都想死了算了。为了不让区区一个单位把一位伟大的作家窒息掉，终于，我说服了妻子，我让她相信，我辞职以后，一定会写出又多又好的作品，不仅带来名声，而且还能赚到比上班更多的钱。我终于让她相信了，并且同意我辞去了公职。现在我真的一走了之，从此不用再去看单位领导那令人生厌的嘴脸了！去他妈的



吧！单位，领导，所有的可厌之人和可厌之事，全都给我见鬼去吧！现在每一天都真正属于我自己了。再没人对我说，你又迟到了！或者说，瞧，你干的！重新去做一遍吧！或者说，听说你这么这么说了，以后说话可得注意影响哦！去他妈的，老子不干了！现在我就在家上班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家就是单位，老子就是领导！好好写吧，我对自己说。除了写，还可以很放纵地看碟。几年来，买碟的热情似乎比买书都要高。碟一张张买进来，起先是VCD，后来是DVD。但是买得多，看得少。买那么多碟，哪来的时间看呢？又要上班，又要写作，哪来的时间看？有时候我感叹，世界上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电影？而且还是我这种口味偏狭的人想看的电影。要知道这还只是全世界电影里的一小部分，极小的一部分啊，都让我有了浩如烟海之感！现在好了，整天在家里呆着了，就把这些碟片翻出来看看吧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睡觉。我是个睡觉爱好者。

可是，几个月下来，我居然一个字都没有写。碟呢，也只是看了没几张。费里尼的电影，我几乎是买全了的，现在碰巧先拉他出来遛遛。先看了《八部半》和《罗马风情画》，却几乎看倒了胃口。事情完全出乎当初的预料，我变得懒懒散散的，就像家里的那几盆植物，蔫蔫的一点儿精气神都没有。整天除了睡觉，就不能再干别的。完全是一副了无生趣的样子。妻子见我这样，就对我非常不满，不停地抱怨我说话不算数，你当初信誓旦旦说，辞了之后一定会写出很多东西，给家庭带来财富，夫荣妻贵什么的，可是真实的



情况呢,你只是在家里睡觉!你这样做,对得起谁呀?应该说,她的抱怨是有道理的,连我自己都这么想。但是,我又有什么办法?我就是提不起精神来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我蔫了一段时间,妻子非但不再抱怨,反而善心大发了,她说她很担心我在家里再这样闷下去,就会得病而死,她因此赶我出去,要我到外头找人玩玩去。她这样做,真是让我不解。问题是,我却连出去玩兴趣都没有。看来问题确实有点儿大了。原先的单位,当然是回不去了,我还不至于脸皮厚到会这样做。好马不吃回头草,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。那么我又能去什么地方呢?我总不见得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,去做个小生意吧?我是那样的人么?除了写小说,我不知道我还会干什么。当时作出辞职决定的时候,妻子还再三问我,会不会吃后悔药,你会不会到时候后悔死了?后悔都来不及呀?她说。我当时梗着脖子说,我不后悔,我决不会后悔的,我已经受够了,我就是在家里后悔死,也要辞了,我要做个自由人!可是现在,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,真是当初所料想不及的。辞了职,满以为可以从此自由自在地在家勤奋写作,多挣稿费养家糊口,让妻子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。只有充分利用分分秒秒,埋头写作,这样才对得起那些支持我辞职、对我抱有殷切期望的人,才对得起我自己。可是,我却整天在家睡大觉,这怎么行呢?

我再也睡不着了。我变得睡不着了。我不仅白天睡不着,晚上也睡得极不安稳。连觉都不能睡,我呆在家里还能干什么?我终于也紧张起来了,我想,如果照这样的状态



下去,不出三个月,我的脑子就真要出问题了。

这事儿在朋友圈里传开之后,我的那些过去的狐朋狗友,就纷纷行动起来了。他们轮流摆下饭局,天天都让我在灯红酒绿中泡着。喝啊!喝啊!我只记得这样的声音,却并不知道自己这些日子都在什么地方喝了。我经常醉得不像个人样子,话也说不利索,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。被他们送回家来,颠倒黑白地睡一阵,醒来总觉是一身虚汗。然后喝酒的电话又来了,我又出去喝。

就这样荒唐了一阵,我内心更觉不安了。这么喝,心病没治好,身体倒被弄虚了。我于是决定宁可在家闷着,也不出去喝酒了。我为自己想好了两条出路,一,是往积极方面想的,我想我只是刚刚过上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,一时还很难适应。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,我就会适应这种生活,我一定会在时间充裕的有利条件下,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的。我希望自己是坚强的,相信自己还没到江郎才尽的时候;二呢,是往消极方面想的。我想,即使自己得了抑郁症,或者说自闭症,最终解脱不了,找个法儿自杀了,那也没什么不好。当然这样做,肯定是对不起妻子的。妻子同意你辞职,同意你不上班,是让你一门心思在家写东西,并不是让你自杀的。你自杀了,她怎么办?但是,真要自杀了,对我自己来说,不见得是多大的坏事。梁遇春就说过,趁着还年轻,就把自己给结果了,这样在人们的回忆里,你始终都是个年轻人。要是活到老而不死,不光被人讨厌,最终死了还会留给世人一个永远的坏印象。



我的这些怪念头，终于让一个名为格子的哥们知道了，并且让他担心起来。他深为忧虑。他几次暗中与我妻子商议，如何来将我救出险境。后来我从妻子嘴里知道，格子与她每次商量，她都急得掉泪。格子于是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来安慰她。他们真像是在为我处理后事啊！为了不让我知道，他们讨论的地点一般都是在本地城西的一家咖啡馆。他们时而悄声议论，时而沉默，而我妻子，则动不动就伤心落泪。他们这样在咖啡馆里，倒像是在背着我搞恋爱。终于，他们确立了这样一个方案：由格子牵头，每天晚上约三五朋友，陪我一起去泡茶馆。格子说，我们的目的，并不是要泡遍本城所有的茶馆咖啡馆，我们约你出来喝茶只是形式，我们实际想要做的，是给你讲故事。我们的故事讲得好了，你就笑笑，拍拍手。讲得不好呢，就只当没讲。你要是觉得有价值，你就把它们写下来。你就写一本中华民族的《十日谈》或者《一千零一夜》，写一本当代《聊斋》出来。你若有兴趣把我们哥们也写进书里去，哪怕是丑化我们，我们也没意见。倒不是说我们思想境界有多高，愿意为艺术而牺牲名誉，而是我们都知道人终有一死，要想青史留名，不能流芳百世，能够遗臭万年也不坏呀！



第一夜



●小新疆在城中广场卖羊肉串,赚了一点钱。后来他跟一个护士好上了。不过,当护士撞见他和新疆女孩滚在她床上时,护士将门反锁,放了一把火。

●中医院的护士被一个包工头养在一幢别墅里。后来包工头在外面又包了女人。中医院护士不恼不怨,痴情地等他回来。

●老护士生病动手术,她的丈夫亲自为她做麻醉,结果出了医疗事故。

我记得,格子说上述这番话的那天晚上,在座的还有阿桃、日布和王君。当然还有两个女的,不过是不认识的。一个小眼,却皮肤细腻光滑,又白,笑起来就像跳水明星伏明霞,非常讨人喜欢。我只知道她姓杨,大家叫她小



杨,是日布带来的。另一个眼睛明亮,一望而知是经历过一些风雨的,她姓刘,大家却不叫她小刘,而叫她刘小姐。刘小姐是谁带来的,我直到今天还没搞明白。也许她是小杨硬拉扯来陪绑的吧。

第一个故事是格子讲的,他是组织者,理当他开讲。再说,他也一定是有备而来。他说,你们都点了茶了吧?都有了吧?我?我就免了,我和刘小姐合一壶!说着,他招呼服务小姐给他加一个杯。服务小姐面有难色地说,先生对不起,我们这儿不加杯。格子做出很生气的样子,说,什么?不加杯?我还没听说过不加杯的呢!好,不加就不加,不加我就不喝了!服务小姐显得更为难了,她站在边上,不知道该不该走开。而格子不理她,只管开讲了。他说——

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新疆的故事吧。

你们谁还记得,上几年,城中广场东北角,有一个卖羊肉串的小新疆?谁都不怀疑他是个新疆人嘛,而且就是维吾尔族的,看他头上那顶帽子就知道。那帽子戴在我们头上准掉,而他戴着,风吹不掉,摇头晃脑的时候也不掉下来。我相信,他要是翻几个跟头,帽子也会像是黏在头上一样,真绝。他到我们这儿来,刚来的时候,汉语都不太会说,说得很有问题。对,就跟电视上陈佩斯学的那样,说什么话都是平声,没有四声,还打着花舌卷。许多人在城中广场摆摊,都被城管队取缔了。我们是文明卫生城市,不准随便摆摊设点。但小新疆是个例外。城管队赶他走,他就是不走,



他只管埋头烤他的羊肉串。城管队拉他，他就抱着灯柱子耍赖。后来事情汇报到领导那儿，领导指示说，就让他成为一个例外吧。领导认为，做任何事，都不能过于死板。对这个小新疆，就应该灵活一些。因为他是少数民族，我们要讲少数民族政策，懂不懂？领导说，少数民族有时候就是能享受一些特权——你汉人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，对少数民族就不能一概而论了。你说，计划生育事儿大，还是卖羊肉串事儿大？

“小新疆的羊肉串在城中广场一摆就是好几年啊！”格子说这话的时候，有好几个人出来纠正他，说绝对没有好几年。大家认为，城中广场在政府的领导下建起来，都不过是前年的事，既然前年之前，连城中广场都没有，哪有什么小新疆在广场东北角卖羊肉串的事呢？格子分辩说，时间不是个问题，我这人就是缺乏时间概念。再说，他强调说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故事，又不是搞科研，又不是写新闻报道，一定要讲究真实。讲故事嘛，加入一点儿想像，这很正常嘛。你们别打岔，我接着往下讲：

小新疆的羊肉串，深受本城人民的喜爱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几乎本城所有的居民，都吃过小新疆的羊肉串。当然，怕羊膻的人除外。我就是个特别怕羊膻的人，我从来不吃羊肉。我还知道，电视连续剧《白关官戏孟姜》在本城拍摄的那几十天里，光剧组就吃掉小新疆几百斤羊肉串。那些天里，小新疆整夜不睡觉。剧组的人夜里拍完了戏，就搬了整箱的啤酒，到广场上，男男女女的边吃羊肉串边喝



酒，一直闹到快天亮才散。在本城的戏拍完了，我跟剧组的人还一起吃了顿饭。饭后还一起去舞厅玩。那些女演员，可真能跳！蹦迪一蹦半个小时，蹦得浑身是汗，还不肯停下来。后来我跟一个演小女佣的跳了一曲慢四，我闻到她身上一股羊膻味浓得呛人。我被呛得气都有点喘不过来，就想放开她不跳了。谁知她拉紧了我，对我说，别走呀，继续跳，就这样挺好的。她还说，你不用自卑，其实我们当演员的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一样都是人嘛！嗨，瞧她说的是什么话呀，她那自我感觉，也太好了吧，只是演一个小女佣的，配角，跑跑龙套的，就把自己当做大明星了！谁说演员不是人了？我没这么说，是她自己这么想，她自己没把她自己当个人。

小新疆发了。光从剧组那儿，他就赚了好几千呢。《白关官戏孟姜》在本城拍了不过二十几天，二十几天就赚好几千，不算是发了么？你做什么生意能有这么大的赚头？

小新疆刚来本城的时候，也许还未满十八周岁。他在本城这一呆，就长成个大人了。而且还是个有点钱的大人。他确实是个大人了。前年，他生了一场病，是盲肠炎吧，住院把盲肠割了，还是一院最好的胸腹外科主任医师给动的手术呢。本城人民的民族团结意识的确是很强的，是不是？据说在住院期间，小新疆还享受了普通市民享受不到的优待。有人说，是市里有领导出面给医院打过电话的。他这一住院，居然跟外科的一名护士恋上了。护士大他好几岁，还是个离婚的。因此有人说是护士勾引了小新疆。小新疆出



院后,就把他烤羊肉串的家伙搬到医院门口,他就在那儿卖羊肉串。那儿生意当然不如广场好。病人一般胃口都比较差,哪里吃得进这种东西?医院边上,只有水果和鲜花好卖。还有营养品。谁去看病人能空着一双手?总得带点儿慰问品,或水果,或鲜花,或营养品。从没听说过给病人送羊肉串的。小新疆的意思再明白不过,他在医院门口营业,就是为了离护士近些。当然这对其他一些喜爱吃羊肉串的护士来说,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护士一般都比较嘴馋,她们闻到烤羊肉的气味,就忍不住溜出来买上几串。医生吃这东西的就比较少。医生认为,炸烤腌薰的食品,总是不宜多吃,绝对有害健康。这就是医生的迂腐了。我就知道,医生这一群体,绝对不是人类中长寿的,可见健康跟讲卫生其实没多大关系。我觉得当医生挺可怜的。有资料表明,医生是人类中性欲最差的群体。这都是因为他们对人的身体太熟悉了,再清楚不过,一点儿想像力都不再有。在他们眼里,再美的美人,也都无非是由皮肤骨骼躯干四肢头颅,以及种种内脏组成,也就没有了美感。反过来,艺术家是最懂得欣赏人体美的,所以艺术家的性欲最强。由此推断,护士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听人说,许多护士都有洁癖。你们听说过一个段子没有?说一个护士每次跟丈夫做爱,都要先抓住丈夫那东西,用酒精擦一遍。哎哟哟!

我注意到,格子说到这里,在座的小杨飞红了脸。而刘小姐的表情却非常自如。坐在刘小姐右手边的王君,则起身要去如厕,他对格子说:“我去一下洗手间,你等我回来



了再接着往下讲！”他扭着腰走路，就像是在走时装步。大家看着他一步步扭向洗手间，笑得不亦乐乎。等他上完厕所回来，大家一致对着他笑，把他笑得莫名其妙。他大约是感觉到大家是在笑他了，便做出很生气的样子。他绷着脸坐下来，翘着兰花指端起茶杯。大家于是笑得更厉害了。

日布的笑是最有特色的。他只发出笑声，脸则几乎没有笑容。这样的笑，我只在一个女人那儿见到过——据说是不想让脸部皮肤起皱。当日布的笑声停下时，大家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完全收敛，他因此显得很冷峻，与我们的集体有些格格不入。他以做报告的口吻说：“我也有一个关于护士的故事，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说给你们听听？”大家很一致地说：“当然要听。但是，格子的还没讲完，先让他讲完吧！日布，等格子讲完，你再讲！”

格子于是摸摸鼻子，说——

那护士勾引小新疆，当然就因为小新疆年轻力壮。他比她要小好几岁，长得浓眉大眼，她和他搞上了，是老牛吃嫩草，味道不一般的。据说，他们每次见面，都是在护士的家里。他们不像一般人谈恋爱，会去逛街，去泡吧，去和朋友们聚会。他们不是的，他们每次见面，都是在护士的家里。我不是说过吗，护士是离了婚的，她的前夫正在服刑，一套两居室房子自然是她在用着。护士的前夫是一个医生，他和护士结婚后，因为他性功能不行，所以也一直没有孩子。护士呢，受不了他这一点。有的女的能忍，但这个护士不行。她就去外面吃野食。她有好多搭子，但档次都不



高。这不是说护士长得难看,找不到好一点的人,而是她根本也不太想找好的人,她是逮到谁就谁,不挑剔。结果被她的医生丈夫发现了。医生就规劝她,希望她一个已婚妇女,能够自尊自爱,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来。但护士不听他的。她不仅不听他的,还用话来刺他,反正就是说他不行,不像个男人什么的。我认为她这话说得既有理,又没理。有理当然是不用说的,丈夫不行,当然理亏。那么没理又在什么地方呢?既然你男人不行,你就可以跟他离婚嘛!离了不行的,去找一个行的,不就好了么?偏她不离。不知是她不想离呢,还是男的不肯离。反正她是我行我素。后来医生凡是老婆不在家,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等。苦等啊!只要她不回家,他就会一直等下去。坐在客厅里,电视也不看,报也不看,就是傻坐着等。等她回家了,他才睡。就这样。有时候,她晚上干脆不回家,他就会一直等到大天亮。上班于是就无精打采的。后来有人看了不平,对医生说,你好歹也是个男人,还是个医生,社会地位也不是低到没有自尊的地步,你怎么能这么忍下去呢?“换了我啊,”那个为医生抱不平的哥们说,“换了我,不是坐在沙发上等她,而是准备一把斧头!”这医生是个傻子,他居然还问:“拿斧头干啥?”那哥们说:“唉,让我怎么说你!拿斧头当然是把她劈了呗!你要是舍不得劈她,就劈了奸夫,不也解解气么?”医生的法制观念还挺强,他说:“那我不就成杀人犯了?”那哥们说:“你不当杀人犯,但你就咽得下这口气么?看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哟!”医生果然就弄了一把刀,把一个奸夫给捅了。医生



没用斧头。也许他弄不到斧头。一个医生，到哪儿去弄斧头呢？他又不是木匠！顾城虽然是一个写诗的，但他在新西兰激流岛上，平时有砍柴的爱好，斧头是现成的。一个医生，一时半会儿去什么地方才能弄到斧头呢？怪不得他。他只弄了一把手术刀。医生要弄一把手术刀就容易得多。他躲在自己家外头，躲了半天，才发现自家屋子里出来了一个男的。医生上去就捅。手术刀小小的，给孩子用来削铅笔还差不多，哪里能够杀人！那人被捅了，只出了一点儿血。但这总是杀人呀，而且是故意杀人。那人报了警，医生立即就被警察带走了。可笑的是，被捅的那个人，并不是护士的姘头。他是水电工，是护士叫去修家里的抽水马桶的。那马桶水箱里的一个球，翘起得太高，因此水箱里水太多，水就老溢出来。护士从门口取了一张广告名片回来，打了一个电话，就把这个安徽的水电工叫上门来。水电工技术不好，弄了半天才弄好。出门的时候，还挨了一刀。他冤不冤啊？医院是完全站在医生一边的。大家都觉得尽管医生自己也不争气，性功能不行应该积极治疗，弄点儿伟哥啊什么的吃吃，怎么都得和妻子配合配合。这是他的错。但是，大家都挺同情他的，觉得护士过分。在外头打野食，找个一个两个，也就算是在分寸上。你一下子找那么多，就犯了众怒了。这有点得理不饶人，趁火打劫了。医院领导为这件事，不仅去了法院，还找了市里的政法委领导。医院表明了医院的态度，要力保这医生，认为必须对这医生进行宽大处理。医院挺好，也是尽了力了，据说还给法院送了礼。但是



最后医生还是不能免于刑事处分，他还是被判了三年。法院说了，三年，天大的便宜了！你听说过故意杀人只判三年的吗？像这种情况，判死缓也不算重啊！

医生去服刑，他主动提出来跟护士离了婚。他认为他荒废了她这几年，他也不对。现在吃官司去了，他与她之间的缘分也就彻底绝了。房子留下来给她，他们也就两清了。护士还是个挺不错的人，发生了这件事，她好像也受了很大的触动，变好了似的，从此不再找野男人了，不出去鬼混，也不带男人回家，就一个人在家守着。据说医院有好几个医生，其中还包括一名副院长，曾经想乘虚而入，都没有得逞，都被她挡在了门外。她差不多要成为一个节妇了。要在旧社会，再努力一把，就能轮到立牌坊了。

直到遇上了小新疆。认识小新疆之后，她就把他带到自己家里。他们从来不到别的地方约会，就在她的房子里。他们干柴烈火，当然少不了干。护士原本是性欲特别旺盛的，憋了这么久，也难为她了。但除了做那事儿，再不愿干别的，好像也不太正常是不是？

其实护士完全可以跟小新疆结婚，跟一个少数民族结婚，还可以享受到一些政策上的优惠。但护士没有这么做，她只是和他绞在一起。我已经说过，自从认识护士之后，小新疆把他的烤羊肉串摊摆到医院门口了。但是摆了没多久，又搬回城中广场去了。那些对羊肉串有特别偏爱的护士们，就在这个护士面前抱怨，说小新疆做事情没道理，在医院门口卖得好好的，为什么又搬回城中广场去了呢？护